

《薔薇》

中文系畢業生
竹苑

他沒有想到，自家的後院竟是埋葬她的墳墓。她每天親手所植的薔薇，參加了埋葬她的葬禮。

她害怕自己有一天會被埋在某個陰暗的角落，他再也找不到她。他答應過與她心靈相通的，現在他能感應到自己嗎？縱然他有找遍世界，把整個地球翻轉過來的決心。她也無比堅定地相信他會這麼瘋狂地去做，因為他愛她的時候也是那麼瘋狂。可這本身應該是上帝的工程啊！縱使他有超人的能力，可世界那麼大，土地是那麼廣闊。光一個嶺南丘陵就夠他翻一輩子了，更何況再來一個華北平原？即使他把整個西伯利亞平原都翻遍了，自己還能熬到那一刻嗎？整個「棺材」就那麼大的空間，最後一口空氣珍貴得像地球最後一滴水。

想到這裏，她開始珍惜自己吸入的每一口空氣，告訴自己要均勻呼吸，甚至放慢呼吸的節奏來減少心跳的頻率。這樣她才有更多的時間去回憶過去。回想他們的點點滴滴.....也算是寫了唯一的一封遺書吧。

他是煤礦工人。

一開始其實他是翩翩少年。二十年前，風華正茂的他遇見豆蔻年華的她。校園每個角落都留下了他們流連的身影。她婀娜多姿的體態像荷花池俊秀挺拔的箭荷。他常常從身後輕輕攬著她的腰，在黃昏柳枝拂堤的時候仿似要化身為雙飛的蝶。

畢業後兩人結婚，組建了自己的家庭。孩子和家務是她生活的兩大重心。

孩子打翻整瓶牛奶，哭聲四起；她跪在地板上，吃力擦著牆上亂七八糟的塗鴉；用手撥去殘羹冷炙，機械地擦著碗碗碟碟，她常常望著從窗外射進來的夕陽。陽光是金色的，暖暖的，照在她被皂沫浸泡著的手。這曾經是一雙詩人的手，這雙手握著的筆端流淌出優美的句子，如今被泡得蒼白，褶皺張著口子，像一張張要訴說的嘴。

「以後我要寫詩，賺很多的稿費養你！」她忽然想起這句話，是他在大學的時候說的，他的第一首詩在一本巴掌大的詩歌雜誌上發表了。現在想起來，那也算不得雜誌吧。它小得實在太可憐了，像傳教那種可以隨身攜帶的小冊子，薄薄的，一個屬於地級市不知名的本子。現在想起，那首也不算得詩了，他改了無數遍，終於把一首長詩改成了散文那樣一個段落一個段落，才被編輯部錄了。看來相對於斷句，人們更喜歡讀單句套複句的段落。她嘴角略微上揚，像在嘲諷也像無奈。順便提手抹了一下臉上碗碟濺起的泡沫。

那時候，他說這話時意氣風發。她看他的眼神像看一位名利雙收的詩人，滿是期待，似乎他就真的能靠稿費養活自己。三個孩子那時候還不列入考慮範圍。他後來用那五十元稿費給她買了一條心儀已久的連衣裙，她對這個想法就更加堅定了。

畢業後一年半載，還聽過他說過這樣的話。只是說的人不再那麼自信，聽的人也不那麼熱血沸騰。

後來，後來再沒有聽他提起這句話了。他整天奔忙於找工作。有一段時間他曾經拼命寫詩，稿紙堆得小山高，詩人埋在雜亂無章的句子裏了。她從不問過他什麼。在那段長達十來月的日子裏他第一次拿了稿費給她，也是唯一一次。蓬頭垢面，鬍子拉渣，顴骨高高凸起，成膠狀的頭髮

掩蓋著憔悴的面容，只有塌陷的眼眶裏還射出一絲清亮的微光。那時候，他還真像個詩人。他卻說了一句「這個時代的人失掉了讀詩的自信。」，然後倒頭就睡。第二天她去了超市。用他的稿費在折扣專區買了一包奶粉給自己剛滿月的孩子。

在黑暗中，她摸索著呼吸。噙到了口水，就慌亂地咳嗽起來，胸口猛烈起伏擠壓著空氣。悶熱中似有絲絲涼意，像倚在通往鬼門

關的隧道口吹來的風。他敲第一口釘的時候，「棺材」發出「咚咚」幾聲悶響。

棺材不過是放在她家後院裏的一個大木箱，早些年他學木工時做的，說是要給她放雜物。她栽花種菜的時候，他便在院子的空地裏揮汗如雨地忙活。可惜箱子太礙地方了，後來便擱置在這裏。風吹雨淋日曬，長久了箱內早長好幾輪雜草。潮蟲在底下安了家。雨天頭頂的薔薇吸足了水，夜裏一滴一滴落在逐漸腐朽得發黑的木板上。天微涼的時候，這箱子在濃重的霧氣裏呼吸，散發潮濕的黴味。天晴的時候，鳥兒藏在薔薇叢中歡叫，木板上的黴菌便泛著銀白色的光。

「這個木箱我看著覺得晦氣。」她的婆婆從鄉下來看望他的兒子，在家裏住了幾天。她捧著吃飯的碗坐在草坪上看她給薔薇剪枝。他停頓了一下，看了一眼妻子。她若無其事繼續忙，也沒答話。

「趕緊弄搬走吧，像個棺材晾在那裏……」母親不屈不撓。

他再看一眼她，看見她微汗的臉泛著潮紅，一綹頭髮落在額前，隨著她的動作跳躍，像飛舞的黑蝴蝶。

「等我改天搬」，他說給母親聽，一邊弄他的蜂箱。一只蜜蜂落在他赤裸的右肩上，他拂手撥去，蜜蜂「嗡嗡」

飛幾個圈子，落在一朵沾著露水的薔薇上。母親這才站起身，返回廚房繼續吃早飯。

直到父親打幾次電話催促母親回鄉下割稻。臨走那天，那大箱子還在原地不動。那龐然大物站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仿佛在嘲笑著。在車子啟動前，母子倆的眼神互相交流的一瞬間，彼此讀懂了對方。母親嘮叨了兒子幾句無關痛癢的話，歎氣著遠去。

幾天後，他突然宣佈去採礦，跟小學就輟學的同鄉去。那人經過他所在的城市，來他家留宿一夜。就在那夜，他手舞足蹈地向他描繪了金礦的樣子，說挖通了底下的道就通往金山了。第二天，他背上行囊走了，說不想再依靠她教師微薄的工資活下去。

北上，音訊全無。

他走後的第二天，她發現自己懷上了第二個孩子。後來的生活越來越力不從心。她打電話請求母親來照顧她。一年後，兒子出生了，她繼續返學校上課。一天去托兒所接了兒子回家。剛打開門，兒子退縮著撲進她的懷裏，她吃驚抬頭便看見他。差點認不出他來了。人瘦了，本來高高的個子，蒼白憔悴，越發像一張站在空氣裏的薄紙。頭髮亂糟糟的，但乾淨。襯衫洗得發白，顯然細心打扮一番，卻難掩蓋上面黑色的污垢。他真不像詩人了。她想。他看見她懷裏的孩子，也少不了吃驚。他蹲下來，張開手想抱孩子。孩子「哇」一聲嘹亮地哭了。他的手像老鷹樣張開，卻尷尬地停留在半空中。她的淚水終於忍不住留下來。他站起來抱了她，連孩子夾在中間一起抱著。

鼻子也是一陣酸的了。他很久沒這樣抱過自己了，在戀愛的時候，自己一天到晚膩在他的懷裏。慢慢地覺得老抱著多矯情，慢慢地彼此都不抱了。可剛才他就是抱著自己的。一手托著她的後背，一手托著她的大腿。多溫柔啊，晚風吹拂著她的頭髮，送來他睡衣上的體香，乾淨的洗衣粉味道，還有身後的薔薇的香。她動彈不得，然而還是隱

約感覺到他的體溫彌留在她右肩上的溫熱。那一瞬，她仿佛還能嗅到薔薇在溫柔的夜色中綻放的香氣。

他開始釘第二口釘子。「咚咚咚.....」速度均勻，手法嫻熟。每一下都像敲在她的心窩裏。

他什麼時候開始犯這樣的病。以前從來沒有過，只有一次。就是那次他尋寶夢破滅，返回家小住了幾個星期。一天夜裏她聽見旁邊窸窣作響，他像要起床。他不擰床頭的燈，徑直走出去，毫無羈絆。她輕聲喚他的名字，他不回應。奇怪了，她擰亮燈，看見他走出房門，右轉到到廚房。她掀開被子，悄聲跟著出去。他嫻熟地打開廚房的燈，從碗櫃最底層裏拿出一只碗，倒滿碗水。喝完以後，他關了燈徑直朝她走來。她趕忙熄了燈，鑽入被子裏。腳步聲漸近，他摸索著進了房門，掀開被子一角，躺了下來。他給她和自己掖了掖被子，側過身，把她摟進懷裏，鼾聲輕輕響起。她縮在他懷裏，聽見黑夜裏的鐘錶在滴答走著。借著窗外微弱的光線，她側過來看見他緊閉著眼睛，呼吸均勻，像熟睡的孩子，仿佛什麼也沒有發生過。他身體的熱量從手臂傳過來，一如既往的熟悉。他還是原來的他呢。想到這裏，她舒展全身繃緊的神經，伴隨著他富有節奏的呼吸安然入眠了。

釘第三枚釘子，第四枚.....還有三枚釘。

木箱蓋上的一剎那，星光暗淡下來了。夜空中飄過一朵稀薄的烏雲，那是她見過最後一朵雲。「咚咚」聲還在響。她忽然想起自己的生命在倒計時，心裏一陣慌亂。她本能的想喊出聲來，可喉嚨發不出任何聲音。他不緊不慢把第七枚釘子釘進木板裏，用力敲了三下。

最後一縷微光消失了，黑暗洶湧如潮水壓過來，她的世界「轟」一聲徹底崩塌了。眼前一陣眩暈，要窒息了。冰冷的木板抵著她的鼻尖，把今夜最婉轉的一聲鶯啼擋在人間。

她開始哭泣起來，腐木潮濕噁心的味道刺激著她的鼻子。有一只潮蟲落在她的臉上，在黑暗中慌慌張張地爬。爬過她的嘴唇，在她的鼻孔試探了一下，被熱浪熏了個跟鬥，翻滾著爬，跌跌撞撞爬過她濕答答的眼睫毛，像翻越一座又一座嶺。蟲子爬過額頭去頭髮那裏。依稀感覺到它在動，慢慢地什麼痕跡都沒有了，它找了個縫，鑽出去了罷？孤獨感瞬間湧上心頭，她失控地哭了，嚎啕大哭。她吃力的喘著大氣，狠命地捶著頭頂的蓋，用膝蓋，用手掌，用額頭髮瘋地撞。頭頂的木屑土屑簌簌往下掉。毫無作用，她歇了一小會兒，聽見上面有動靜，是泥土撒在木箱上的聲音。聲音越來越微弱，最後什麼都沒有了，一片死寂。她又折騰了半分鐘，扯著嘶啞的嗓子，叫他的名字。慢慢地，她的喉嚨卻發不出聲音。恐慌，還是恐慌.....自己還沒有做好面對死亡的準備。她張羅家務，在花園菜園忙忙碌碌的時候，從來沒有時間思考過死亡。她以為死亡總是遙遙無期，就像她對生也是印象迷糊一樣。

現在她意識到自己正在死去了。

死的滋味原來是這樣，混混沌沌的，在一個密封的空間裏想要睡著。她還能感受到光，坐夜班機時那昏暗空調冷光，在籠罩著她的皮膚。一點都不痛，連呼吸都很微弱，甚至呼吸也可以忽略的。和時間的旅行者一樣，搖搖晃晃飛向宇宙深處。

她的四肢開始麻痺。不再哭泣了，心跳異常平靜。鼻尖覺得搔癢，這一癢，她稍微清醒一點了，想那可能是一枚剛發芽的種子，也許是薔薇？她嗅到植物清香的汁液，忘情地嗅著。空氣越來越擁擠，都往她的肺裏擠過來了。

「如果我有一天消失了，你怎麼找我？」她笑咪咪地問他。順手給他碗裏裝滿熱騰騰的白粥。

他瞪圓眼睛，做了一個古怪的表情，「怎麼會消失了？」

「如果死了呢？」她不屈不撓。

「不能這麼說」，他立即回避這個話題。

「說嘛，反正生命還長著呢。」

他埋頭喝粥，吃得「簌簌」有聲，好像忘記昨夜自己去廚房找水喝這件事了。

半晌，才抬起頭，漫不經心說了一句，「我一定找得到你的。」

她心裏暖了一下，把剝好的雞蛋放進他碗裏。

他來找我了嗎？

他怎麼找得到我呢？

他什麼時候找得到我呢？

他一定會找我的。

他找得到我吧？

我在等他呢……

可我很累。等一個人可辛苦了，仿佛已經耗盡我平生所有的力氣。

眼前薔薇也和自己一起睡著了吧？進入它生命中最漫長的休眠期了吧。樹枝上，舒展在夜風裏的薔薇，能感應到她身上掉落在大地心臟裏的一枚小小種子嗎？她們柔媚的姿態可招來夜鶯了？那午夜歌唱的夜鶯是我想要的那只嗎？

還是睡一會兒，和睡在母親的搖籃裏一樣安靜。被時間驅逐著，坐著搖晃的小船先走了。睡醒了，他一定就追來了。她慢慢想著，習慣了自己的死亡，隱約間她聽見孩子夢囈般的笑聲，嘴角輕輕上揚。

夜，徹底安靜了。



母親來找他。看見他站在後院的薔薇下，機械地撥弄著澆水的細管子。葉子長得碧綠蒼翠，昨夜一場雨仿佛給她們的生命注入了甘露，然後她們發瘋地生長。

母親叫了好幾聲，他看著樹根，沒反應。一只蜜蜂落在他的右肩，他好像什麼也沒覺察。蜂箱空空如也，最後一只蜜蜂也準備搬家了。以前蜂蜜是他給她養著的，釀的蜂蜜給她滋補身子。突然有一天，夜裏她跟他說要去遠行，想他再抱自己一次。

後來再也找不到她了。仿佛她真的去遠行了。

母親有點賭氣問，「你什麼時候去幫你父親的活？上一次村裏一個老人下葬，他釘棺時砸了手……」

他心煩意亂，「不想再幹那些活，整天跟死人打交道的。」

「可你又沒工作……」母親見他臉色不悅，改口道：「你那破箱子什麼時候弄走了的。」

「這我也不記得了，大概是我不在時，她曬乾當柴了吧。」他漫不經心說。其實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，只是嘴巴在一張一合，像一條浮在水面上的魚。「她呢？她一個人到哪里去了？可我好想她……」